

二十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

最悲慘的年代

——日寇侵湘暴行實錄

主 编：田伏隆
编 辑：黎树杞 黎 铁

岳 麓 书 社

豺狼扑入下柴市

胡家秀

我家就在厂窖镇东北面对河的下柴市（今属下柴市乡下柴市村）。1943年5月8日上午，天阴沉沉的，这里不时听到飞机的嗡嗡声和炮弹的轰炸声。到吃午饭时，听到有人喊“日本鬼子来了！”我到外面一看，只见七八个日本鬼子用刺刀押着10几个人往我家走过来了。我便从后门溜出来，跑到邻居孙德相的猪屋后头。这里已经躲了20多人。见鬼子越来越近了，孙德相急中生智，带领人们躲进了屋后草垛边的一个洞里。这是事先挖好的一个土洞，洞口对着屋后的藕池河。邻居邓关保和郭满爹见洞内很挤，便退出来，跳到孙家的猪粪池里躲了起来。这时，鬼子押着人群在孙家的大禾场里停下来了。鬼子强迫人们跪下后，把人当活靶子乱刺，鲜血溅了一禾场。这10几个人全被鬼子杀害了。

在洞内的人听到外面一声声的惨叫，都吓得胆颤心惊。当时周迎春的嫂子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也躲在洞里。小孩突然哭了起来。这下可把全洞的人都吓懵了。周家嫂子只好给小孩喂奶，也冒哄住。她明白眼前的处境，若被日本鬼子发现，全洞的人都会遭殃。于是只得淌着伤心的泪水，用奶头紧紧憋住孩子的嘴。孩子哭不出声来，脸色由红变乌。突然，孩子两眼往上一翻，断气了。妈妈随着倒下了，但始终没哭出声来。

躲在猪粪池里的邓关保、郭满爹，看到一群鬼子突然窜来孙家猪屋边，便往里边挪动了一下。一个鬼子发现猪粪池里有响动，

蹲下去一看，发现里面有两个人，便用带着刺刀的枪对准他们，要他们出来。他俩只得从猪粪池里往外爬，刚伸出头，两个鬼子拿起刀朝他俩横削过去。郭家满爹的脑壳滚到了池子里，邓关保的脖子也只剩了一张皮。他俩就这样惨死在猪粪池里。

幸好鬼子没有发现我们这个洞。我回到家里，见住在下柴坑中间的妹妹也逃回来了。她说日本鬼子今天在我家屋场杀死了10多个人，烧了6栋屋。邻居姑娘曹××和嫂子周××躲在家里，6个鬼子蜂涌进去要强奸姑嫂俩。姑娘被那几个鬼子轮奸了，嫂子逼得躲进谷仓里，被鬼子搜出来，剥光身上的衣服，用绳子缠着手，并从头顶淋了几瓢冷水，强迫她当众在禾场上打圈圈。那嫂子受不了这残暴无耻的侮辱，便咬断绳子跳进水塘淹死了。

第二天，天微微亮，我家上下屋的20多个人乘了一条船往厂窖方向逃去。刚划上两公里，飞机就飞到我们头上，子弹就在我们头上掠过，船立即往岸靠，大家一拥上了岸。飞机象要吃人的饿狼，低低地猛追着我们扫射。我们跑到河滩上，子弹象雨点射来。徐乔生的小妹妹徐乔英就被鬼子打死在河滩上。徐乔生的姐姐肚子上打了一个孔，活不多久也死了。徐乔生的脑壳被炮弹炸了一个口子，流了满脸的血，眼睛也被鲜血糊住了。我们扶着他跑进了大堤外的树林里，才救出了他。

我们从树林里出来，遇上了从对河厂窖坑跑过来的熟人吕梅生。他告诉我们，厂窖那段河已被日军封锁了，逃难的船只挤满了一河，鬼子快把船炸尽烧光了，人也全死了，鲜血染红了河水。听他这样一说，我们急忙打转又往坑子中间跑。这里的鬼子都包围厂窖去了，我们才脱了险。

（徐固良整理 节自《厂窖惨案》）

血溅鸡窝岭

严凤林

1943年5月上旬的一天，一眼望不到头的逃难群众和国民党溃兵从我家门前经过。他们中有人告诉我，南县、荷花嘴沦陷了，日本鬼子就会到这里来，要赶快逃命。听到这个讯，我又急又怕，打不定主意。想到日本鬼子还不晓得会不会来，就是来哒，我这24岁的壮汉，还会点武术，打得两个人开，又熟门熟路的，也跑得赢。于是，我就留在家里冒跑。

第二天，几百日本鬼子果真从荷花嘴、茅草街两头窜来了。有的是步行来的，有的是乘汽船来的。他们一到关帝庙，就发疯地抓人。我作摸呆在家里定会被抓走，决计逃出去避风。刚出门，4个鬼子便蜂涌而上，把我捆了起来，押往鸡窝岭方向。

走到离鸡窝岭剅口五六十米的地方，我远远看见10几个鬼子端着枪对着剅口，哇喇哇喇地乱叫。再走近些，才看清他们原来是逼着100多老百姓在剅口里打捞国民党溃兵丢下的枪枝，这些老百姓，有的我认得，有的我不认得。我走到剅口边时，这100多人被鬼子赶了上来。接着，我被推进这群人中。鬼子将我们押到河边，要我们在河滩上坐下，我们小声地嘀咕，不知鬼子怎样处置我们。过了一阵，几个鬼子从汽船上扛来一挺机枪和一箱子弹。10几个看守我们的日本兵，迅速集合分列我们两侧，并各自扳动了枪栓。机枪架设在河滩高处，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着我们。旁边，是那撬开了盖的一箱子弹。我们什么都明白了，大家纷纷站起来，叫喊

着，怒骂着……几乎与此同时，哒哒哒的机枪响了。我前面的人，一排接一排地倒下了。求生的欲望，令我跟着被机枪扫射中的人倒在地上。我刚倒地，身旁的张书庭和“水牛婆”便中弹压到我身上。刚才我还跟他们小声说话的两个活生生的人，哼都来不及哼一声便死了。他两人的血，流了我一身。可我一动也不敢动。又过了一阵，枪声停了，我还是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真担心鬼子来翻查冒死的人。幸好，汽船上传来了叽哩呱啦的吆喝声，屠杀我们的鬼子来不及翻查，跑步上船了。

汽船开动，鬼子往厂窖方向走了。直到这时，我才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的尸体，一滩滩的鲜血，一双双瞪得大大的眼睛，真惨呀！我遍身也浸透了鲜血。这次屠杀，除了一个姓张的、一个姓杨的和我之外，全死了。后来，我们活着的人清理了这块场地，除本地人的尸体被家里人领走外，其他都在河滩上挖个大坑埋了。日本鬼子在这里屠杀我们同胞的数字，我记得很清共156人。

（侯洪波整理 节自《厂窖惨案》）

碧血尽染三仙湖

肖梓庭

1943年5月初，有不少国民党官兵退到了我们这里。随后，一股日本兵从茅草街方向乘汽船也到了三仙湖镇。来后就与国民党部队在镇北不到1公里的地方打了起来。当时，我躲在调蓄湖边，一支国民党部队也退到了我躲的地方。我问他们到这里干什么，他们说要到汉寿西港去。我说这里是个大湖，湖面宽，过不去，要沿湖堤朝南或朝北走才绕得过去。他们就照我说的沿湖朝中鱼口方向走。不久，中鱼口方向又来了一股日军，旋即这两股日军合力攻打这支国民党军队。结果国民党军队招架不住，死伤不少，败下阵来。但是多数官兵不愿当俘虏，被逼得下湖溺水，想游过湖去。水性不好的就淹死了，淹死的大约有千把人。

这时，已有300多个老百姓来到我躲的地方，惶恐地缩成一团。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有些是本地的老百姓，有些是逃难来的外地人，还有些可能是换了老百姓衣服的国民党部队的兵。日本鬼子发现了我们，就气势汹汹地围了拢来。这时，也有个大胆的农民仍在那里扯草，好象没发生什么事似的。几个日本鬼子首先朝他叫喊，并示意要他上岸。这个人开始不肯上来，几个鬼子就用枪瞄准他，他只好朝鬼子走来。刚到田塍上，一个鬼子用刺刀朝他心窝猛地一刺，只听得惨叫一声，这个农民即倒地死去，然后，鬼子将我们这300多人押到了三仙湖镇上，关在店铺里。我和一个不相识的人被关在一家大商店后院的一间装木炭的屋里。

进院一看，我就被凄惨的场面惊呆了。地下倒着5个中年男子，被烧得动弹不得，全身墨黑，只有眼珠子还瞪着，他们死不瞑目呀！另有3个人手脚被捆，吊在屋梁上，身上燃着火。他们满头大汗，一面用嘴使劲吹自己身上的火，一面绝望地喊叫：“没救了，没救了”。跟我一同去的那个人，认得其中一个，忍不住哭了起来。我赶快用手一推，要他莫哭，这个人很快就控制了自己。就这样，我俩被鬼子推进了装木炭的小房内。一会儿，鬼子又把我带到院内一个人的跟前，会讲中国话的鬼子指着我问他：“他是不是国军？”这下，我心里真象15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十分紧张。因为这个人是我熟悉的“蠢包”（即傻子）。他平时就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乱讲话的，谁知道今天会讲些什么呢！我的一条命便系到了这“蠢包”的嘴上。侥幸的是，这时有个身穿军装、讲华容话的中国人，也许是日本人的翻译，对“蠢包”训斥说：“不许乱讲！”这“蠢包”连忙答：“他不是国军”。我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松了一口气，赶紧解释说：“我是这里的老百姓，不是国军。”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过来查看我的手，可能是看我的手上是不是有茧，判断我是不是个农民。然后手一挥：“开路”，就这样，一个鬼子兵押着我出来了。刚出院门，我听到“蠢包”说坐在木炭房里的那个人是国军，两个鬼子立即去动手抓人。那人猛然用力一甩，挣脱了鬼子，迅速冲到河边，往水里跳去。几个日本鬼子举枪射击，那人当即被乱枪打死。

后来，鬼子又把我关回了那装木炭的屋里。我想，被关在这里凶多吉少，要设法逃出去。可能是鬼子认为我不是国军，放松了对我的看管。第3天白天，我见只有6个日本兵在伙房煮饭，就拿了一条手巾到河边去洗脸，后来见那煮饭的日本兵没注意我，我就爬过围墙，跑到一户人家的床下躲了起来，但仍然十分紧张，生怕再落虎口。这两天我掌握到鬼子们的活动规律，一般是白天外出烧杀掳掠，晚上则龟缩据点营蓬不出来。等到天一黑，我就悄

日军在隆回所犯罪行纪实

魏寅 马月初 唐显档

1945年春夏，日本侵略军调集6个师团约20余万人，企图穿越雪峰山夺取我芷江空军基地，。他们一路烧杀奸淫，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4月14日凌晨，日军116师团109联队的先遣队上千人，从鸟树下方向，突然窜至金潭魏家段南端的田螺山，隐蔽在树林中休息。这时村里有一位龙姓老倌赶早路过该处，他在朦胧中看到有头戴钢盔、脚穿皮靴的士兵，知道是碰上了日本鬼子，吓得掉头往回跑。鬼子兵也不追赶，其中一个鬼子悠悠地举起手中的卡宾枪，对准龙老倌就是一枪，老倌应声倒地，血流如注，直痛得两手乱抓，附近的草皮树根都被抓了出来，肠子流出肚外，口里发出凄惨的哀鸣，而那群鬼子兵却发出狞狰而得意的笑声。一小时后，鬼子兵继续沿着罕为人走的寨背山间小径，向大水山方向而去。村里人听见了枪声，慌忙起床探听，很快发现了龙老倌的尸体。全村人吓得魂不附体，慌忙扶老携幼向白芽山、长源江、上架溪、神龙坪等山地逃命。

鬼子兵窜到杨柳田山边，又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一个象队长之类的鬼子，把抓来带路的一位叫刘瑞生的村民押到身边吼道：“你大大的坏，带弯（错）路的，杀！”他把指挥刀对旁边的鬼子兵指了指，于是两个鬼子兵凶残地把刘瑞生捆绑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上，然后猛地向刘的小腹戳了一刀，还把刀子转了一圈，顿时，

刘的鲜血和肠子流了出来，过不久，鬼子兵又向刘的胸口偏右处戳了一刀，开拔后，再向刘的胸口正中刺一刀，随着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刘瑞生被活活戳死。后来，从同时被捉去挑脚的肖五谷口中得知，原来刘在带路时，把鬼子带进一个无路可通的山谷，鬼子认为他是有意带错，进行疯狂报复。刘死后，仍然双目圆睁，怒视苍天。

这支鬼子先遣队窜至土岭界时，被我守界 19 师 56 团第 3 营截住，给予迎头痛击。土岭界方圆 20 余里，包括牛家店、小沙江、茅坳等地，系瑶汉杂居地区。瑶族同胞素来勇敢强悍，看到鬼子侵犯自己家乡，人人痛恨。他们用干棕榈树自制的土炮（把棕榈树干挖空，装上硝药，点火引爆），协助守军与鬼子兵作战。土炮杀伤力很强，一炮打出，血肉横飞。敌人以为是守军使用了什么新式武器，吓得魂飞胆丧。后来知道是瑶胞所制土炮，乃进行报复，凡抓到瑶胞，一律枪杀。他们先把被害者捆绑吊在树上，然后你一枪我一枪作为靶子打。抓到幼儿，抛向空中，用刺刀顶着戳死；抓到老弱，捆在树上用刺刀捅死。抓到妇女，轮奸后用刀砍死。有些全家被抓，则关到房子里放火活活烧死。这支日军先遣队，因孤军深入，得不到后援，粮食供应断绝，他们竟把抓住的人，剖腹取食心肝。日寇的残暴更加激起我们同胞的无比痛恨，这支先遣队窜至放洞时，终于被我瑶胞协同军队全部消灭。

20 多天后，日军后续部队又窜到隆回，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桃花坪窜丁子山六都寨，一路由乌树下窜司门前。因司门前已有国军驻守，他们避实就虚，由司门前南面的白山口，循柴山里、盐塘、公馆现、潘溪、燕子岩，再强攻土岭界。在这段约 50 公里的地段，日军烧、杀、奸、抢，较之它们的先遣队更甚百倍。

六都寨原有铺面数百间，是隆回中部较大的集镇，日军经过这里时一把火将整个集镇变成焦土，只剩下一间四面用青砖砌成的药店。活活烧死 10 余人，有一支日军在六都寨附近的丁子山横

溪冲阳姓村民家里驻扎了两晚，临走时也放火烧房子，幸亏火势燃烧慢，才被躲藏在房顶的一位农民，用水把火浇灭。

小沙江是土岭界上的一个集镇，有一条200多家瑶汉杂居的街道，鬼子兵侵占后，一把火全部焚烧，片瓦不存。烧死的猪、牛、羊等家畜家禽残骸，随处可见，在鬼子兵放火烧街时，有些瑶胞冒死去抢救自己的粮食和日用生活品，结果不是被日军用枪打死，就是被活活推入火中烧死。

日本侵略军罪行累累，所到之处，坏事干尽。他们做饭把老百姓的红漆家具箱、柜、桌、椅打烂当柴烧，从活的猪牛身上割下肉来当菜吃，临走时又在咸菜罐及井水里屙上屎尿，或者把饭锅菜罐统统打烂。他们见人就抓来关起，不给水喝，不给饭吃，抓到妇女就进行奸淫，连五六十岁的老婆婆也不能幸免。在羊古坳村庄驻扎时，抓到几位老人，先强迫他们做苦力，后来关在黑仓里，整整饿了两两天两晚。有一位姓王的老人，听不懂鬼子的话，没给它们做事，被鬼子一刀刺死。在司门前，一位叫萧光南的猎人，看到鬼子兵来了，吓得急忙逃跑，被鬼子兵一枪打中，倒在水田里，鲜血染红了一田水，其状凄惨万分。在燕子岩（今石桥铺乡）一位到女儿家躲兵的魏姓老婆婆听见鬼子兵来了，拖着一个4、5岁的小外孙女走进屋后小冲里躲避，由于小孙女吓得哭叫，被3个满脸胡须的鬼子兵（实为在日军中的蒙古人）闻声抓住，一个鬼子兵用刺刀把小孙女当场杀死，抛落在悬岩下，对老婆婆进行轮奸，致使老婆婆被抬回家后第二天就死了。鬼子兵在小沙江一个岩洞内抓到几个躲兵的年轻瑶族妇女拖回附近的屋里，被一队人轮奸了两两天两晚。最后把一个反抗得厉害的妇女，全身剥得精光，绑在屋门前一棵棕树上，先割去乳峰，再把下身塞进一根5、6寸长的木棒，其他的妇女，也被剥得赤条条的，关在房子里，直到鬼子兵被我军包围消灭后，才解救出来，那个被割去乳峰的女子，过几天就死了，其余的养了几个月伤才慢慢恢复健康。

据国民党邵阳县政府 1946 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县所属原中和、果胜、西胜、礼教、保和、隆回、隆治、隆中等 8 乡及桃洪镇，直接被日寇残害致死 21442 人；因伤病逃难受害者 16315 人，烧毁房屋 5252 栋，抢走粮食 111662800 斤，残杀耕牛 8058 头，衣物财产损失无法计算。其残酷暴行，目不忍睹。吊打、刀刺、枪杀、穿鼻、割耳、火烫、强奸、轮奸、活埋、水淹，手段残忍，惨绝人寰。

1945 年农历 3 月 12 日，日寇 500 余人侵入我县（今雨山乡）之磨石、五里、九龙一带，到 4 月 15 日退出，盘踞 33 天，在此期间，这一带的潮水庙、窑门前、界子岭等 23 处被日寇屠杀的无辜群众达 164 人。

3 月中旬，磨石大院曾庆楚被日寇抓住用铁丝穿着鼻子，牵到他家屋门前的池塘边，用木棍猛击头部，当场打昏在地。4 个鬼子又用刺刀在曾身上共刺了 8 刀，然后将曾踢入塘中。躲在楼上的曾母见儿子遭如此惨害，便下楼跪在鬼子面前哀求，也被当场刺死，抛入塘中，鲜血染红了塘水。

3 月 28 日，乌龙曾宪章的妻子见日寇来了，匆匆外逃，被 6 个日军抓住后进行轮奸，当场昏死在地。苏醒后强行支持着一步一步血印走了 5 里多路，刚到南松张家就含恨死去了。

4 月初，磨石大院曾金龙 12 岁的弟弟回家牵牛，被鬼子发现，将头砍下。五里王元龙回家取粮，被日军剥光衣服，然后用香火烧烫，王被烫得满身是血泡，而后又强迫他挑担子，王因支撑不住，途中被鬼子用木棍活活打死。九龙潭一陈氏青年妇女，携一不足 7 个月的乳婴逃跑途中被日寇抓住，当场被轮奸而死，丢下的婴儿活活饿死在山野里。

4 月初 2，70 多岁的老婆婆王再秀，被日军用鱼网兜着，吊在潮水庙对门的穿石山边的一颗大樟树上“打秋千”，两个鬼子各站一边，左刺右捅，来回 18 刀，直到杀死才放手。

4月7日，日军以挖防空洞为名，从野塘抓来罗知毛等18人，用刺刀威逼他们在潮水庙松树下挖了一个能容数10人的长方土坑，至丈把深时，就用刺刀逼他们下坑，不肯下去的就用刺刀戳，随后又逼着另外15名群众，砍来树木，将树木往土坑中压，然后再填土活埋了18个无辜百姓。日寇兽性大发，并未就此罢休，再次将另15名群众围土坑站成一圈，一个个被捅死跌入土坑合埋了。

4月8日，磨石曾从发等26个老百姓被日军捉住，用手巾一个个蒙住眼睛，双手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子串起来，牵到窑门前沙滩上的一块三角坪地，将他们逐个刺死后抛到白竹河里。

4月8日至11日，日寇曾分三路先后窜入曾家坳的大洲、桃花坪的九龙、铜盆江等村庄，在此期间，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百姓遭殃，血债累累！

铜盆江邓大庭想过河逃命，被河水淹死。九龙邹豪卿被鬼子一枪打在腿上，流血不止，活活痛死。肖顺毛被抓去当挑夫，途中也被打死。铜盆江邓桂元出嫁，婆家在罗公庙小塘湾，当晚正在拜堂，日寇闯入，祸从天降，所有的嫁妆被打得稀巴烂，又将新娘掳至迈迹塘轮奸。据不完全统计，大洲村遭日寇蹂躏的妇女多达20余人，被杀死的11人（其中在大洲稠树下一次被砍头的有7人），大洲刘家院子有9人躲在窖里也被鬼子发现，他们被迫为日军洗晒衣物、挑水、烧火、运枪炮子弹，而后又逼着8个人拧草绳索，拧好后就把他们用自己拧好的绳子捆绑起来，3个日寇把他们押到山上一棵稠树旁站成一个半月队形，然后再依次砍头，杀到第7个刘佑棠时，刽子手已乏力发抖，直砍了7刀，刘半夜方才死去。第8个是年龄很小的刘时期，鬼子没有杀他，幸免一死，却被带走20多天，直到东安县白牙市才逃出虎口。

经过鬼子血腥屠杀和洗劫的磨石、潮水庙、五里、大洲等地，房屋多遭烧毁，鸡鸭扫光，猪牛杀绝，粮食抢尽，所有财物洗劫

一空，到处是断垣残壁，一片瓦砾、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节自《隆回文史资料》第1、7辑）

日军在大洲村的暴行

刘求山

1945年农历4月10日傍晚，在辰河北岸与芙蓉山隔江相望的大洲上（今曾家坳乡大洲村），正当农夫们荷锄归家的时候，一群扛枪挂刀的日军，如狼似虎地窜进村来。

一进村，日寇便将男女老幼赶到村外，对妇女进行强奸，将男子汉关锁起来。当时，我才10来岁，也被关进一间屋里。

日军吃了晚饭后，便将我和堂兄刘时祺、族伯刘树生、刘玉田、族叔刘聪生、刘益顺、族兄刘又云、刘老晚等9人带到村里的槓箕小学。过了半小时，除了我和刘时祺外，其余7人被日军带到校门口的操场，勒令他们搓草绳，然后将他们一一反绑，再用一条大绳子把他们串连一起，押到学校背后坟山的一棵稠树下，一一杀害了，我俩乘其不备，逃至村后的薯窖中，才幸免一死。

接着，房兄刘顺和、刘晚廷分别被杀害在槽门边和菜园里，房侄刘福晚被日军枪杀在村后的田垅。

族伯刘东方，年近花甲，被日军抓去当苦力，因年老体弱，干不了重活，多次被日军打得死去活来，后来遍体鳞伤逃回家，不几天就死去了。族兄刘银魁亦被日军抓去当苦力，惨死在江西。

日寇在我村仅一天一晚，杀害父老乡亲12人，蹂躏妇女几十名，烧毁房屋数座，糟蹋粮食、烧毁器具、宰杀禽畜无以数计，罪行累累，不共戴天。

（原载《隆回文史资料》第7辑）

日军在南县厂窖一带屠杀中国军民
三万多人。左图是被杀同胞的部分尸骨。



保卫衡阳的战役中死亡的中国军民遗骨。



1945年5月，日军侵入新化洋溪，惨杀3千多名中国军民。图为死难军民合葬的“万人堆”。



座落在营田街的白骨塔。



湘阴县青山在
日军用毒气熏死我
无辜同胞数十人的
地方建立的教育
洞。



青山抗日死难
军民纪念碑。